

花地

1988 · 1

- △古镇旋风
- △遥远的山城
- △铜奔马的血与火
- △男友 △三峡浪



智力就在这里得到开发

DF —— 100型多功能 快速记忆学习机

• 根据心理学与生理学关于大脑记忆机制理论，运用电子技术抗除外来干扰，实行信息反馈，充分利用左、右两半球大脑的记忆潜力，加强记忆中枢刺激，使所学内容尽快存贮到大脑，收到事半功倍效果。

• 使耳朵及时听到经空气传导的自发声，不需别人帮助就能与模范声进行比较，及时发现自己的发音错误并加以矫正。

• 配合录音机进行跟读，加强英语记忆。

• 使口吃(结巴)矫正为纯正语言。

• 帮助耳聋患者恢复正常听觉。

• 可作收音机使用。

• 随机赠送《快速记忆法》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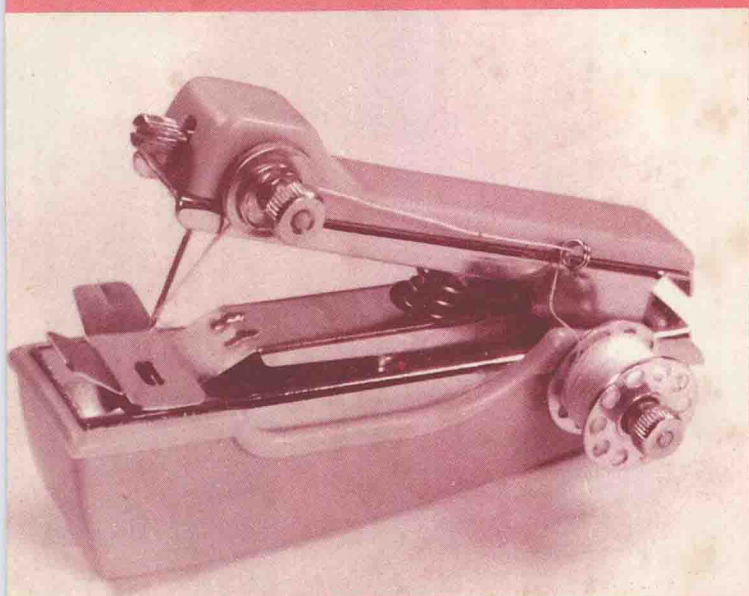
邮费2元(在校学生免收邮费)

◆个人邮购单价27元



快乐牌 手动式袖珍缝纫机

本机用于各种内衣、外衣、窗台布、枕套等的缝制。外形美观、玲珑、操作简单，是家庭和旅游的用品，它为您的生活带来方便，增趣！



◆个别邮购单价18元(含邮资) 每10只价160元 款到发货

◆浙江省永嘉县1586信箱(江北机械制造厂)

通信处：永嘉县1586信箱 联系人：许成建
厂址：江北河田 电挂：0418

开户银行：罗浮所 帐号：060446

本期内容

简介

青春新潮
开拓视野
一卷在手
余味无穷

《花地》杂志是您

最具新意的选择

古镇旋风 (中篇小说)

一座平平静静的古镇，突然爆出一个特大新闻：全美环球贸易集团纽约公司董事长宋来先生，将捐款三亿美元支援家乡建设！

这座贫穷的古镇，展开了一幅梦一般的蓝图，这笔巨款将用来修建发展古镇经济的四大工程。于是，围绕这四大工程、围绕宋来先生，成了上下议论的话题，成了全镇致富的希望。有的人，为此而成为搅动全县的风云人物，为此而飞黄腾达……然而，这却是光环笼罩下的一个荒唐骗局……

铜奔马的血与火

据传，《三国演义》中的蜀大将姜维曾留下一对价值连城的铜奔马。

于是，四川境内某山村出现了姜氏后人，同时，从香港回来了姜氏后人……谁是真正的姜氏子孙？他们的命运如何？请你跟踪着这一对铜奔马，从它们的转辗经历中，目睹那血与火的搏斗吧。

男友

她27岁了，还未有男友。朋友们取笑她：“快变成烂茶渣了”，她无所谓地指着电视屏幕映出的那个卖香烟广告的美男子：“除非是他。”

一日，她代朋友去接机，想不到，来人竟就是在香烟广告中出尽风头的他。她把他带回了独居的公寓……浪漫的一页，由此掀开。

遥远的山城

年轻漂亮的女医师艾琳要求调动工作，都被主管文卫工作的县委副书记曹大山卡住不放。一夜，欲火烧身的曹大山来到艾琳的值班室……此后，艾琳又数次出入于曹大山的家，小小的山城为此流言四起……艾琳的调动终于被批下来了，可其中的底蕴却令人深思。

三峡浪

三峡，自古之名胜。唐大诗人李白叹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极言三峡之雄伟，水流之急速，石壁之险峻。本篇记叙了邓明聪教授如何束住了如野马奔腾的急流，变弊为利的动人事迹。篇中的秀丽风景，使你如临三峡，美不胜收，而且，还有藏在邓教授心里的那一片“痴情”……

下期要目

- 征婚启示
- 让我们互相祝福
- 城市地图
- 复仇的使者
- 冤狱情缘

目 录

一九八八年一月

(总第七十一期)

青 年 写
写 青 年
青 年 读

古镇旋风

中篇小说

陈世昌 (3)

铜奔马的血与火 三峡浪

纪实文学

张敏芳 (14)

田闻一 (48)

流向远方的河水 遥远的山城

小 说

陈燕霞 (31)

竹 子 (42)

男友

港台文学

亦 舒 (36)

抉择

小 小 说

罗本斌 (58)

排队

卢 湘 (58)

岁月匆匆

李海青 (59)

遥远的爱 (组诗)

诗 歌

林 夕 钟泳天 赵 婧 林南心 (54)

南方的爱情 (散文诗)

柯 原 (56)

龙年题诗

西 彤 (63)

十二生肖诗卡

洪三泰 (63)

航标、灯房与燃烧的爱 (外一首)

顾绍康 (57)

别一番朴实自然的艺术世界

粤海文论

——谈符启文散文的艺术特色

苏卫红 (60)

访广东东莞市米制品厂

企业掠影

麦 良 (62)

封面设计

美术摄影

淙 淙

本刊业余艺术团演员 摄影

曾思达 浙 淙 (封面)



古镇 旋风

陈世昌

否极泰来——欢愉中的悲哀

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座落在这座古镇的北郊，建在一月平缓的小山坡上，掩映在浓密的绿树丛中，草木葱茏，花香扑鼻，无疑是相当清静幽雅的。

近年来，随着开放，改革政策的深入贯彻，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提高，许多县城都建起了许许多多这样的独家小院，或是离休干部住所，或是在职领导干部住宅。他们为革命为人民辛苦劬劳了几十年，安置得好一些，绝对无可非议。当然，徐甫贤住进这样一幢房子，也是受之无愧的。他现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嘛。戎马倥偬大半生了嘛。他是个分管农林水口的副县长，还兼任了鸡公岭水库电站工程指挥部的总指挥。这个职务，他也是当之无愧的。还是当公社书记的时候，他就是以发展小水电而闻名全省的。省报还专题刊登过他的先进事迹。他是

得意的。一个人，能够做到回首往事而自觉无愧，那是不简单的。所以，在这以前，他能建成自己那么一幢小洋房，也没多少人非议过他。直至最近，才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这事令他坐立不安，寝食不宁，而至躺在家里那张安乐椅上，也好似爬满了蚂蚁似的！

生活也真会戏弄人！

老徐本已是最后一届进入县府领导班子的人选，因为他今年已满五十八岁了。他原想亟尽微力，留下再一项政绩。鸡公岭水电站是县里一项较大的工程，他主持这项工程时，就暗暗下了决心，要抢时间、抓速度，要在换届选举之前干好，不能留下“苏州屎”给下届同僚。工程进展一直顺利，他也一直暗自欢怀。可没想到就在土建工程验收的节骨眼上出了岔子，领导部门和专家联合检测验收结果发现：工程质量有严重问题：水库大坝中层段落渗水；厂房建筑质量也没有达到规定指标。究其原因，皆出于偷工减料。

问题出得不小，而且又是出在一个人——承包的工头古威身上。县委，县纪委决定立案调查！

这个古威，你坑了人哪！

徐甫贤在捶胸！在顿足！

在开始立案侦查的时候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一千多万投资的首期工程质量不合格，初步

查核结果，偷工减料的金额逾数十万之巨。

徐甫贤在反省、在思索。作为主管的副县长，他头昏脑胀、焦虑如焚：“这个古威呵，果然不是东西！”

古威本是县里一个自包的建筑工程队的工头，招牌在近几年来很锃亮，一下子能够拿出几项全项全优建筑工程的证书。而且还承包过K县的一些有名的建筑项目，徐甫贤亲耳听过原K县县长，现地区沈副专员的赞誉。凭这些，徐甫贤才把鸡公岭水库电站工程判给他。一开头，徐甫贤也觉得没有错选对象。虽然投标以后，这古威处处豪爽，但也不见显得奸诈，中规中矩处多。就拿建这幢小院说吧，古威就没有过份的献殷勤，他也不想包工头献这种殷勤，他必须保持晚节，然而方便些或廉价的材料和劳动力，他是占有了些的，但同搞不正建房之风的一些高、中级干部比，毕竟是小巫见大巫，他并不引以为过。何况许多东西，他还是通过他女儿小雯出面去搞的，近五千元的积蓄也都镶进这幢小院里了。

他万没想到，这古威到底不是个殷实人，自己竟有意无意被他拖下水了。他恨古威，真想把他掰开八瓣。他恨不得检察院立即签发拘捕令。可是，逮了古威，他能够逃脱吗？成立了古威的案，就等于成立了他的渎职罪。他的头快要炸了。

院门处传来了轻轻的、礼貌的敲门声。徐甫贤身骨子动也没动，仍躺在躺椅上，鼻子哼了声：“进来！”

进来的是古威，他仍是那样风度翩翩，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徐甫贤却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劈头就说：“古威，你还有脸来见我？”

“徐县长，你是说质量检测验收的事吧？”古威说得慢条斯理，嘴角依然挂着那缕神秘的笑意。

“你自己明白。你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我只觉得对不起您老，害您担忧了。”他顿了顿，徐县长，验收组也有点小题大作了。”

“小题大作？那些都是专家，跟你我一无冤、二无仇哪！”

“啊，我愿意为这件事负责。”

“负责？你负得起吗？”

“对大坝中段渗水一事，我可以组织返工，现在已经进行勘漏了。”他拉过椅子在一旁坐了下来，大度地说，“这么大的工程，一下子检查不到的地方是会有有的。其实我也在实践，在实践中学习。将

来，我还要担负设计和监施更大的工程项目呢。一座大型的麻纺厂行将在我县破土兴建了。”

“什么？”徐甫贤瞪大了眼睛。他是县委常委，可从未听说过有这样大的项目。

“那是一个外商自愿为我县提供的。他是我的一个亲戚，支援家乡四化建设嘛。”

“这？我怎么没听说过？”徐甫贤惑然地问。

“噢！我刚从广州回来，是我接的头，这事，沈副专员当时也在场！”

“啊？”

“在鸡公岭水库电站工程建设上，我有失误，有过错。但我愿意尽努力弥补，徐县长，请相信我。”

“这事，县委领导同志知道了没有？”

“我相信，沈副专员会直接找他们的。”

“鸡公岭的工程问题，你要处理好。”

“一定。那又算得什么呢？我堂舅的投资将超过两亿美元哪！”

“两亿美元！？”

……徐甫贤半信半疑，但这到底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徐甫贤的忧虑便渐渐变成了一种冀望。

一幅梦一般的蓝图——神奇的诱惑

古威的话，到底不是天方夜谭。徐甫贤很快就获悉，沈副专员果真给县委通了信息：有古威说的那一回事。并要县委就此做好有关筹划工作，县里领导人，还专门找了古威，听取了他传奇式的汇报。鸡公岭水库电站工程质量案，很快就被人们抛之脑后了。徐甫贤心中悬着的大石也放下来了。他与古威的关系又恢复到先前那种毫无芥蒂，互相信任的上头了，并且徐甫贤也当之无愧地参与到这项筹划工作中来了。

据古威口述，一场巧遇的经过如下：一个月前，古威在中国大酒店，遇到一位前来参加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的美籍华人客商、全美环球贸易集团纽约公司总经理植文泽先生，闲聊时当他得知古威是G省y县人时，便告诉他，他们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宋来先生，祖籍也是G县y县。宋董事长少年出洋，经过几十年的跌宕突进，目前他拥有的资本已达百亿美元，在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他的公司或办事处。植先生介绍的情况，勾起了古威熟稔的记忆，他想起了他外公告诉他的有关他胞兄两个儿子在六十年前去了南洋的事，恰好他们中也有一

个名叫宋来，另一个名叫宋旺。古威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植先生。植文泽说，据他所知，古威讲的情况与宋来的情况相近，说宋来先生很可能就是他外公的侄儿。当晚，植先生与美国通了电话，果然证实了全美环球贸易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宋来先生就是古威的堂舅舅！在电话中，他用纯正的家乡话问古威：“你外公叫什么名字？年纪多大了？是哪条村寨人？”古威答：“外公叫宋达财，今年94岁了，是庙龙寨人，他胞兄叫宋达贵。”接着，他要古威复述了一遍外公对他讲的六十年前那件事。然后，他提高声音说：“你外公就是我叔父，我就是你的堂舅舅了！”他嘱咐古威在广州等候，他几天后将前来与古威见面。当晚，古威便搬到了植先生的套间。三天后，堂舅舅从美国打来电话，说他唯一的侄儿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需作手术，这次就来不成了。他问古威有什么困难，古威告诉了他承包一项大工程亏损了几十万这件事，他听后，不假思索地说：“几十万小意思，我会为你解决的。”次日，古威和植文泽找到了不久前从K县调到地区的沈副专员（他是率地区贸易团来穗参加交易会的），古威把宋来的情况告诉了他，沈副专员很感兴趣，说希望宋先生能支持家乡建设。古威和植文泽再次打电话给宋来，沈副专员和宋来通了话，宋来表示愿意首次捐资三亿美元给家乡Y县搞建设，要求我们尽快搞个方案出来，三个月后，他要回来看看。地区为了表示感谢，以比最优惠价还低二成的价格，与植文泽签订了三个月内向全美环球贸易集团纽约公司出口总值五百万美元货物的合同。沈副专员说，这次虽然少赚一百几十万，但与联系上了宋来先生这样一个大资本家相比，就微不足道了。事情经过大概就是这样。”

古威的奇遇，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为此县委召开了五套班子参加的联席会，恭请了古威列席。县委书记还在会上宣布，地区沈副专员将亲自带领随员来县指导部署欢迎宋来先生的筹备工作。请大家集中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做好行将回国的宋来先生的接待工作；二是宋来先生表示捐资三亿美元给我县，并指出这笔巨款要用于发展我县商品经济，文化教育和旅游事业，具体该怎么用，搞哪些工程，都要议出个方案出来……

会议通过热烈讨论，最后作出如下决议：

（一）成立“热烈欢迎宋来先生回乡观光筹备工作委员会”由四套班子有关领导组成，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徐甫贤、古威同志分别兼任办公室正、副主任。办公室下属四大组：（1）警卫组；（2）征地组；（3）后勤组；（4）接待组。

（二）宋来先生捐资的三亿美元拟建如下四大工程项目：

- （1）麻纺厂工程（一亿二千万美元）；
- （2）宋来中学工程（五千万美元）；
- （3）酒君冲水电站工程（一亿美元）；
- （4）冠溪大型游乐中心工程（三千万美元）。

（此外，对建设中的鸡公岭水电站工程，拟由古威同志出面，请宋来先生追捐五千万美元。）

对这四大工程，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征地、测量、设计等工作，务必于宋来先生回国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届时请省市领导人和宋来先生亲自奠基剪彩。

县委作了决议，就要贯彻执行。于是，各部门、各单位又层层召开党委、党组或党支部会议，各负其责地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

接待组通过县府办通知县教育局，要求组织一万名中小学生尽快开始排练节目，届时夹道欢迎和在奠基典礼上演出。县教育局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县城的十间中小学，每间学校挑选一千人，从即日起逢一、三、五每星期三个下午停课排练节目。为庄重起见，教育局请示县府拨款给每个参加欢迎演出的师生统一制作一套西服，统一购置一条红色领带。县政府批复：制作服装款项，财政、个人各负担一半。县红旗幼儿园闻讯，女园长急匆匆前去请领任务。县长同意选派一百名幼儿表演一个短小的节目，在奠基典礼时演出。女园长抓紧时机，立即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请示拨款购置服装、玩具的报告，县长大笔一挥，批给二千元。

兼任警卫组长的县公安局负责人也忙乎了起来。先是派出干部前往宋来先生的家乡调查了解宋先生出国前的情况，目前尚在世的亲属以及他们的思想表现，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尔后是考虑届时的警卫力量分布问题。为了万无一失，局党委研究决定，除了将全部警卫人员投入保卫工作外，还要聘请若干民兵担任外围警戒任务，为此还打印了一份报告要求拨款三千元作经费，县府照批不误。

后勤组也忙了手脚，置办招待物品，依照以往招待上级首长的惯例，派出人力到海边联系海味，到山里采购山珍。这些事情还好办，棘手的问题是安排下榻的地方。这个山区县城，宾馆、酒店屈指

可数，几家条件较好的都处在闹市，不清静。数来数去，只有旅游局所属的“假日宾馆”了，这里虽然靠近一条专线公路，汽车偶尔驶过时有些噪音，但这里有假山游廊，拱桥荷池，曲径通幽，也算得环境优雅了，此外，这里还有两位从深圳一个著名度假村请来的一级厨师，中西菜式一应俱熟。行政科长征求古威的意见，古威表示同意，不过提出宾馆的客房要作改修，把主楼的三楼改成如广州东方宾馆的总统套间。为此，县领导专门召集计委、财政、旅游等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联合办公会议，决定由财政拨款八十万元给宾馆作改修专款。会后，由常务副县长率领有旅游局局长、宾馆经理、施工队长等二十余人组成的考察团前往广州考察。回来后立即进行改修施工。县委主要领导人还三次前来宾馆，鼓励施工人员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征地工作也全面铺开。这次要征收城郊两个管理区的千多亩土地，数量大，牵涉面广，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原由国土局长兼任征地组长已不适应，县政府重新抽调了计委、国土局、城建规划办、公安局、财政局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征地领导小组，由一位县委副书记亲抓，分工一位常委具体抓，夜以继日地开展工作。

随着各项工作密锣紧鼓地开展，y县城乡沸沸扬扬，人们谈起宋来先生就眉飞色舞，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还不富裕的y县人民确信：奇迹出现了，上帝赐给了我们一个大财神！

越吹越烈的古镇旋风刮得人头晕目眩

县里领导班子成员召开关于热烈欢迎宋来先生回乡观光筹备工作会议的第二天，市委副书记、沈副专员带领了包括报社记者在内的一行人等来到了y县。

下车后，立即听取了县委的汇报。沈副专员同意县委的意见，指示要抓具体抓落实。还说届时说不定省里的负责同志会来。因此，对筹备工作不能有任何疏忽，否则，唯县委是问。

作完指示，沈副专员提议次日前往宋来先生的祖居地庙龙寨看看。旋风直横吹到了乡下。

庙龙寨座落在离县城一百八十多里的边远山坳里。这里山叠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山民们朴实憨厚，安分守己，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典型古老山民生活，世代代，亘古不变。

寨子里年事最高的宋达财老汉，可算是这些纯朴山民们的杰出代表。他已经94岁了，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他经历了光绪、宣统、民国几个朝代，一直过着饥不择食，衣不蔽体的艰辛生活。

记得那年闹灾荒，连山上能用以充饥的野菜也挖光了，父母因水肿相继去世，大哥达贵俩口也卧床不起。

这时来了两个山外人，他们说可以带大哥两位十六、七岁的儿子宋来、宋旺去南洋谋生，宋来兄弟俩抱着父母的大腿放声痛哭，死活不肯走，达财含着泪水对两位侄儿说：“在家里是等死啊，你们去吧，可能还会有出息呢！”长说短说，兄弟俩终于抹了一把泪，手挽手地跟着那两个山外人离了家，达财把他们送到寨口，直到一步一回头的侄儿俩从山岔处消失……

刚解放时，轰轰烈烈地闹了一下子，宋达财以为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谁知几经折腾，依然没有四月米，饥荒时还得啃木薯充饥。嫁出山外的唯一女儿也朝不保夕，把饿得面黄肌瘦的儿子古威送来山里啃木薯。宋达财老汉常常让外孙坐在身旁，给他讲那次闹饥荒时自己两个侄儿被逼出走南洋的事。

现在生活可好了，再不必为肚子发愁了。宋达财虽值暮年，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但精神仍好，满面饱经风霜的皱纹，标刻着漫漫岁月的印记，也显示着他坚韧顽强的生命力。他常常拄着拐杖，来到寨中间的那个地堂上，眯着眼睛，抬头盯着那轮亘古不变的太阳。

这天，吃过午饭，宋达财老汉又来到寨中间的地堂上，刚站好，还来不及定下神来，便听到一声响亮而亲切的问候：“外公！您老人家好吗？”

宋达财抬起头来，眼前来了一溜人，他细细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年轻人：“是阿威吗？”

“是我！”古威凑近外公的耳朵，大声说：

“外公！今天，专员、县委领导同志、县长等领导来看望您老人家！”

沈副专员快步上前，拉起老汉的双手，使劲握着，摇了摇：“宋老先生，您老好吗？”

宋达财看着眼前这位大腹便便的人物，神情一片茫然，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好！古威对着他耳朵说：“这是我们地区的领导人沈副专员！他问您身体好不好？”

“好，好。”老人似有所悟，但终不明白，“阿威，你说他是什么员？”

“专员！就是管几个县的领导人，是比县长还大的官！”

“啊，是知府大人？！”老汉面色骤变，“咚”的一声跪在地上，就要磕头。

沈副专员赶紧扶他起来：“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现在不同过去了，我们只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一一引见完毕，沈副专员请老汉谈了一遍其两个侄儿宋来、宋旺出走南洋的经过。老人的记忆力令人惊讶，他连每个细节都讲得头头是道，六十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

讲完后，沈副专员一行人把宋达财老汉簇拥在中间，让报社记者拍了照。

临走前，沈副专员当着宋老汉以及那些围观的惊讶得呆了的山民们的面，指示区委书记要给老人以关怀，要让他感受到党和政府对群众疾苦关怀备至的温暖。区委书记当即表示回区里马上叫民政助理给老人添置两套新衣服，补助一百元给老人改善一下生活，并请区医院派出大夫前来庙龙寨登门为老人进行一次全面体验。

副专员、县委领导、县长一行数十人翻四座山，过三条溪，驾临庙龙寨，登门拜访宋达财老汉的消息，缠绕着山道，混合着山风，压倒松涛的呼啸，流进了方圆几十里山民的耳中。这几天风闻宋达财侄儿在美国是大资本家，很快就要回归故里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山里山外，一片惊叹！

这天，宋达财家里聚集了六十多人，他们都是宋氏家族或与宋氏家族沾亲带故的人。他们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来到宋达财老汉家，自发地开了一个对他们来说可算得是非常重要的会议，议题自然是关于族亲宋来回乡问题。经过近十个小时的热烈讨论，到深夜十二时，终于达成以下几项协议：一是推举十位辈份高而又有威望的老人做代表，前往县城坐等宋来回乡；二是以宋达财老汉为首，各房系派出有文化和年事高的代表各一人，组成宋氏族谱会，按亲疏远近列出宋氏现代族谱。并注明各家经济困难状况，到时备用；三是每丁人头募捐五角，置办三牲香火，祭拜天地，求神灵保佑六十年来杳无音信的族人宋来回平安回归故里。

在古威家里，这段时间也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些多年已不行走的亲戚来了，那些从不来往的远亲也来了，还有一些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也认亲来了。还有那些热心的媒婆月老也给古威的弟弟提亲来了。

古威有一弟古武，生得矮小丑陋，左脸上有块

白斑，鼻子上常年长满青春疮，且神经不大正常，傻里傻气的。因此，直到而立之年了，还无法婚娶。

时来运转，这几天，来提亲的突然接踵而至，且都声明女方不要分文彩礼，这令其六十多岁的父母高兴得从早到晚都合不拢嘴来。

权衡轻重利弊后，古威决定让其弟娶还算标致的本乡乡长的妹妹。

到了择定的吉日良辰，古家客人如潮，屋里坐人不下，屋前地坪又窄，这时，过去一直因宅基地纠纷与古家有矛盾的邻居主动过来，说愿意把古家屋前那块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尚未成熟的稻子割掉，让古家搭棚办喜事。

新娘进门前，对面公路上尘土飞扬，开来一溜小汽车，有皇冠牌轿车，有丰田面包车，有北京吉普，细细一数，哟，十五辆！从车里走下来的人，大多是县里的显贵。

贵宾光临，古家光彩大增。这又何止是给古家增添光彩？如此之多来自党政机关的官方人士驾临一个农民家庭拜贺一个神经不大正常的农民的婚仪，给乡里，给整个山村都涂上了一层令人叹为观止的色彩！曾几何时，在这方圆数十里的穷乡僻壤，有谁如此荣耀过。

金钱拜物权下的陷阱

关于宋来先生，关于四大工程，已经成了Y县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

这几天，在古威的临时住处县委招待所二号楼，门庭若市，登门拜访的有县委的部长、县府的主任、机关单位的局长、企业的经理，还有同乡、朋友，前脚出，后脚入，络绎不绝。

傍晚，刚吃过晚饭，送走陪同就餐的县里有关领导人，古威正想独自散散步，突然，后腰被人轻轻的捅了一下，他迅速调过头来，“呵，是你，小雯。你吓了我一跳呢。”

小雯便是徐甫贤那位还在电大念书的小女儿。平时没留意，原来芳龄二十的徐小雯已长成一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古威第一次这么细细地打量着她，象欣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啊，小雯已不再是昔日那位脸色蜡黄的女孩了，眼前的是一位多么光鲜的新潮女郎呵。那件白色乔其纱无袖连衣裙，紧紧地裹着她那苗条而又丰腴的躯体，一双高耸的乳峰象要从衣服里蹦出来一样，那双让人看上

一眼都有点令人那个的眼睛，如两星闪烁，妩媚极了；她头上那瀑布般的披肩长发，映衬着鲜嫩的脸蛋，更添了几许女性的魅力。

徐小雯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看什么，我们又不是今天才认识的。”

“今非昔比啊！”古威感叹道。

回到套间的会客室，古威给小雯倒了杯白开水，他是知道她从不喝茶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爸爸叫我来告诉你，刚才沈副专员来电话，要你和爸爸明天一起到地区去，上头有位负责同志要接见你。”小雯仰起脸来，让胸脯那两座隆起的小山更高地耸立着。她穿的裙子很短，修长的腿裸露着白嫩的肌肤，左腿压着右腿。

古威肆无忌惮地欣赏着眼前这位娇艳欲滴的少女：“我明早去叫你爸爸。”

徐小雯喝了一口水：“还有一件事，不知你知道没有，听说县委准备任命你当县侨办副主任，政协也准备让你当副主席哩。”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古威翘起的二郎腿抖动了一下，显得毫不在乎。过了一会儿，他转换了话题：“对了，小雯，你快毕业了吧？”

“我正想告诉你这件事呢。”徐小雯用她那双充满女性诱惑力的眼睛盯着古威，“再过半年我就毕业了。我学的是企业经济管理专业。这次你堂舅舅宋来先生捐资三亿美元搞这四大工程，到时请你帮忙，让我到冠溪游乐场当个经理什么的，怎样？”

“你爸爸是县委常委，又是副县长，你同他讲不就行了吗？”

“屁！跟他讲有啥用，我们家建房子的时候，你还没领教过他。他是个老马列！”

“哈哈！你家的房子到底还是建起来了嘛！”

“靠你！”“也靠你！”这话说得很确实，古威绕过徐甫贤这个渠道，通过他这位女儿，进贡了他应进贡的东西，如一吨钢材，三吨成色等等。

过去，古威把这位徐小雯当小姑娘看待，她从她的身上发现了贪婪，现在又进而看到了这贪婪的背后，还有妖媚的一面。

“总之，你比爸爸更有发言权哩。”徐小雯抿嘴一笑，站了起来，扭了扭浑圆的臀部。

面对这样一位如此美丽娇艳的现代女性，古威心里一热：“我推荐你当经理，你该怎么感谢我呢？”

徐小雯扭动着腰肢，走到古威面前，把双手搭在他肩上，那飘摇颤动的乳峰挨着他的脸颊：

“你说呢？”

梦一般的声音飘进了古威的耳中。他只觉得一阵舒服，仿佛血管里的血经徐小雯这么一挨，便流得更迅猛了。蓦然间，他闻到了一股既不是走廊上的茉莉花、玉兰花所发出来的香味，也不是过去常常闻过的自己那位女“秘书”身上廉价花露水和珍珠膏的混合味，而是一种非常诱人的缠缱得让人飘然的味道。古威一时间还弄不清楚这股味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就直钻进了他的心肺，旋即又使他浑身麻麻酥酥的失去了控制。不知是由于雄性本能的冲动还是受了这股味道的诱惑，他忽然热血沸腾，猛地一下子搂住了徐小雯的纤细细腰。

徐小雯就势倒在他的怀里，朱红的唇间流出软绵绵的话音：“我把一切都给你……”

这不是赤裸裸的挑逗吗？古威在极度的兴奋中想。女人啊，现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了他，要想得到一个漂亮的女人并不难。报上披露的一位年轻的总经理在短短的两年时间玩了六十多个女人的事看来并不奇怪啊！看来，只要有足够的钱，同时又有一定的地位，不管多么漂亮高傲的女人也会服服贴贴地投入男人的怀抱。这些年来，自己赚了一些钱，不就轻而易举地玩了几个颇有几分姿色的女人了吗？不过，那些女人都是些自认为所处的地位和家庭与自己美貌绝对不相称的寻常女性，如商店的女出纳，影剧院的售票员、个体店的老板娘。要得到这些姐儿，是不用花很大代价的，一个金戒指，甚至一条牛仔裤，便可以使她脱得一丝不挂，媚态毕露地让你欣赏她那奔放的“的士高”舞姿了。古威对如此俗气的女人已经玩腻了。但对徐小雯这样有修养、有气质的名门闺秀，古威尚未亲近过。即使自己腰缠万贯，也终因地位卑微且相貌丑陋而可望而不可及。原K县县委书记、地区沈副专员的儿媳艾缙——一位让人看上一眼都耳热心跳的妖冶少妇——就曾奚落过他。而此刻，副县长的千金，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居然主动向自己调情，世界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把古威从想入非非的梦境中惊醒，他猛地站起来，推开了正口喘娇气的徐小雯……

徐甫贤来告诉古威另一个好消息：地区领导根据古威“想求知”的口头申请决定：

（一）已通知公安局立即办理古威同志全家的农转非户口手续，并从y县农村迁来地区落户；

(二) 任命古威为地区侨务办公室副主任;

(三) 保送古威同志到地区大学读干部专修科;

对上级的决定,古威大喜过望。当徐副县长向他透风时,他谦让了一番,但既然是上级决定,也就只好遵命了。不过,对户口迁移问题,他请求以后再说。至于理由,他说,一是不想给组织添麻烦,二是什么父母是老实巴脚的农民,肯定不能适应城市生活,还有他老婆,是个丑陋不堪的村妇,出不了大场面。

市北的一条幽静的马路旁,十几幢别墅式小洋楼隐在树丛中,这是地区党政首脑人物的住宅区。

三号的黑漆铁门锁着,古威掀响蜂鸣器。几分钟后,铁门内出现一位时装模特儿般俊俏的少妇,走近前来,只见她上身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白色柔姿衫,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的淡黄色乳罩;下身穿着半透明的碎花纱裙,紧紧绷在大腿根上的肉色短裤都隐约可见。这种充满女性诱惑的打扮,给她平添了几许懒洋洋的神韵。她走到铁门前站住,头也不抬地说:“专员不在家。”

“啊,真巧!我是专门来向他道谢的。”听这么一说,那位漂亮的少妇不禁抬起了头,换成一付笑靥,“呵,是你,古威。”

再打量一眼,发觉眼前这位过去自己对他不屑一顾的、而现在连当专员的公公在家里都经常提起的男人,今晚穿着一身合体的全毛黑色西装,又满面春风,居然也显得风度翩翩。于是,她便打开了铁门,雍容高雅地一伸手:“请。”

古威充满了自信地跨进了铁门。是啊,对身旁这位如今已是专员儿媳了的美人儿艾绻,他已渴望多时了。可以说,还在K县承包工厂建筑工程的几年前,当他踏进那时他公公还是县长的家门,第一次目睹她的芳容时,他便心旌摇荡了。那时,虽然每次在送给县长家人的礼物里总特意给她一份精心挑选的高贵礼品,可是却一直也得不到她的一个媚笑。他感觉得到,自己虽然腰缠万贯,但终究是地位低微并且又其貌不扬。

然而世界在变,变得令人眼花缭乱;人不可貌相,



龙可以成虫,虫也可以成龙,今日的古威已非昔日的古威了。首先接见,保送上学,出任地区侨办副主任,真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于是,他希望品尝艾绻那种肉质野味的热血又沸腾起来了。今晚,也许能如愿以偿吧。他此刻登门,是他事先知道专员夫妇到省城去会见在邻省任要职的老首长去了,而艾绻她那在外贸局任科长的丈夫目前还远在新加坡哩。

走进铺着华丽的猩红色地毯的客厅,艾绻指指那鹅黄色天鹅绒面的沙发,问道:“要咖啡还是啤酒。”

“谢谢,我喜欢喝茶。”古威使自己尽量显得文雅些。

轻轻地呷了一口上等龙井,他从西装内层口袋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缎面小盒,送到坐在旁边的艾绻面前:“我给你送一件小小的礼物,以表我的一点心意,请你笑纳。”

艾绻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因为在她的生活中,不知接过多少男人的礼物了。艾绻凭着她那

与生俱来的迷人姿色，浪迹于各层的人物圈内，以她那种纯熟而肉感的诱人之处，结识了社会上各色各样的人物。她让某上级机关的领导吻过白晰浑圆的肩膀；让某著名杂志的主编摸过高耸的乳峰；让某位颇有名气的英俊男演员在自己富有弹性的丰腴的大腿上枕过。有着如此动人经历的漂亮少妇，当然不会把古威这位来自山区农村的丑陋男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古威知趣地笑笑，自己打开了缎面小盒。一道闪烁的强光使艾缙目眩了一下，她的手臂不禁地抬了起来，于是，那小盒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她的手心里。

这是一只白金戒指，上面镶着一颗硕大的原产南非的钻石。当然，若不是小盒内那精巧的金属片上的说明，她也许并不了解这只戒指的真正价值。

凝视着这价钱昂贵的小玩意儿，艾缙觉得似乎是在做梦。

好一会儿的沉思后，她抬起头，看见欲火焚身的古威正用一种异样的神情在欣赏她那姣好白晰的脸和曲线优美的身段。这种男人特有的目光她见多了，大多时候要给以冷眼相待，现在，她侧投以一汪让人销魂的秋波。

对这撩拨人心的媚笑，古威几乎醉了过去。这个他曾认为象星星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女，现在又是赫赫专员的儿媳妇，此刻，却主动的挨了过来……

次日，当太阳快正中天的光景，古威有点疲惫地迈出了专员的家门。

走在静幽幽的林荫道上，他不禁又想起了昨夜里躺在那散发着阵阵幽香的席梦思床上的情景，艾缙这个全身裸露着细腻娇嫩肌肤的尤物，依偎在他的怀中喃喃地说：“你真够劲……”早晨醒来再一次疯狂的淫荡后，她软绵绵地趴在他长毛的胸膛上竟向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愿做即将成为侨办副主任的他的情妇！而古威也许诺，要从他堂舅舅宋来先生那儿弄十万美金记在她艾缙的芳名下。

“啊！宋来先生！”古威从内心里呼唤了一声……

梦幻有如七彩皂泡 它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么？

时间在流逝，转眼，三个月过去了。

在地区领导亲切关怀下，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各部门通力合作，欢迎宋来先生回乡观光的各项准

备工作已经就绪。

准备建在县城近郊的麻纺厂和宋来中学的基建用地已经征收完毕，为解决征地问题，县公安局审批了城郊二百一十六户农民共八百四十二的城镇商品粮户口，县劳动局许诺麻纺厂建成后，给予分配三百个名额的招工指标。征收的土地已经平整。建厂规划及酒君冲水电站的设计已经完成，并已报上级有关部门。

为了让即将兴建的麻纺厂有足够的原料，县委专门召开了有各区乡负责同志参加的萱麻生产会议，号召全县农民大种萱麻，并制定了奖励办法，凡种万亩以上的乡奖日产丰田牌十二座面包车一辆，凡种五百亩以上的乡奖二十英寸索尼牌遥控彩电一台。对农民种植萱麻实行优惠政策，无偿提供种子，按实种亩数减免三年分购粮，由财政补贴抵金。县政府新成立了一个“发展萱麻生产办公室”，由抓多种经营的副县长兼主任。萱麻办还举办了第一期萱麻种植技术培训班，从一所名牌大学里请来两位全国著名的萱麻专家、教授讲授了从萱麻的野生衍化，种植的土壤结构，无性繁殖到发展萱麻生产的战略意义等一系列课程。

准备让宋来先生回乡观光时下榻的假日宾馆改造工程在预算耗资六十万的基础上追加了二十六万元后亦已竣工。后勤组采办的各种名贵烟酒、山珍海味等待消费。

由一万名中小學生组成的夹道欢迎队伍已彩排预演过一次，幼儿园那一百名严格挑选出来的小朋友排练的舞蹈节目《迎宾舞》已跳得滚瓜烂熟。

县公安部门对奠基典礼时的警卫工作也进行了深思熟虑的缜密安排，确保外宾和首长的安全万无一失。

庙龙寨宋氏家族代表十人小组已来到县城，被安排在县委招待所里免费食宿。

万事俱备，就只等宋来先生光临了。

县委把筹备工作已经就绪的情况书面报告了地区。沈副专员来电话说，古威和徐甫贤正在与宋来先生联系，请县里等候，一有消息，会迅速通知县里。

几天后，古威直接从省城打来电话，说其堂舅舅的侄儿患直肠癌医治无效去世，暂时未能回国，宋来要求他前往美国参加葬礼，然后一起回国。古威在电话中说他目前正请地区出面搞护照。请县委放心，他去美后，将尽早和宋来先生一起归来。

又过了二十天，依然不见动静，县委主要领导

焦急了，他打电话找沈副专员，秘书说副专员很忙，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问古威去美的事，秘书说不清楚。再次打电话询问，欢迎宋来先生的筹备工作暂时停止搞，有什么事再电话联系。

听这么一说，县委那位领导坐不住了，马上召集几个常委开了个碰头会，决定立即驱车前往地区打听消息。

不打听则可，一打听便大吃一惊！

沈副专员心情沉重地告诉他：“关于宋来问题，看来是个骗局。古威这家伙，很可能是个大骗子……”

原来，二十多天前，古威和徐甫贤从省城回到地区，汇报了与宋来先生联系的情况，地区专员公署出面向上级公安机关外事签证部门就古威去美一事提出申请，外事部门依惯例请古威提供宋来先生邀请他去美的信件依据。他拿不出来。鉴于情况特殊，外事部门出面请外交部直接与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七天前，美国大使馆答复，据查，在美华人大资本家中无宋来先生其人。

古威闻知此事，连夜从地区迎宾馆乘出租车潜逃，五天前在边城深圳被抓获，现已押返省城，上级公安部门派来的工作组会同地区公安处正在审查古威。

沈副专员说罢，颓丧地喟然长叹一声：“难道我们真的被古威这家伙糊弄了？！”

呆然地站着发楞的县委领导人听这么一说后，思绪倏地变得清澈起来了——

是呀，多么希望确有宋来这样一位一下子答应捐资三亿美元巨款给县里的大资本家啊！这几年，上面一个文件接着一个文件下来，都强调要发展商品经济，提倡致富光荣，可是，y县是个山区穷县，家底薄，全县一年的国民总收入也抵不上自己祖籍珠江三角洲的老家所在地一个区的产值，想搞些开发性建设也拿不出几个钱来啊。y县这个山区优势是有，如水利资源就十分丰富，可装机容量相当大，充分利用是发展y县经济的重要途径，可是由于穷，拿不出钱来办水电站，只能眼眨眨地看着那些白花花的钱流走呵！还有萱麻，这种多年生的麻纺原料非常适宜于山区种植，前年鼓励农民积极种植，邻省一间麻纺厂来收购，他们居然压低价格，行家说每吨一万元收购原麻，加工成半成品后都可得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可是他们硬是以每吨三千元的低价收购，农民吃亏，我们也有苦难言啊，有什么办法呢？谁叫自己没有能耐也建它一间麻纺厂？自己这

个县委头头难当啊，今天一个请示，明天来一个报告，都是请求批点钱的。还有学生入学问题，由于数学条件差，福利待遇低，造成师资外流，上面又提倡搞重点，县里只得把有限的钱和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放在县城一两间重点学校，因此，大家都想把子女往这一两间重点学校塞，形成了入学难，入重点学校更难的紧张气氛。虽然也规定入重点学校要经全县统考后择优录取，但县委机关里自己身边这班同志的子女大多不争气，他们只得叫自己这个县委书记写条子，口子一开，可不得了，部委办局的来要，一些区乡干部也来，连自己的小姨子也带来了几个望子成龙的年轻母亲，不写条子就不走啊，搞得家里整个夏季都没有片刻的安宁。条子是写了不少，可是这两间重点学校校长的辞职书也来了……每当想起这些令人头痛的事情，一种念头便不时冒出来，与其当这样一个父母官，还不如辞职回老家去做个万元户啊！几个月前，想不到居然时来运转，冒出个宋来先生来了，捐资三亿美元！这是一笔数字多么巨大的款项啊，水电站、麻纺厂、中学，还有大型游乐场，四大工程都可望很快上马兴建了！这能不让人欢欣鼓舞吗？而现在，又说很可能是个大骗局，难道真是我们这些堂堂的领导干部也想钱想得发了烧，竟然上了自己辖下一个小小乡民古威的大当？

这位负责同志感到奇怪，感到不可思议，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就算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没有眼光吧，可是为什么连地区领导，也如此糊里糊涂地相信了古威呢？

想到这里，他蹒跚地走到落地窗前，拉开天蓝色的窗帘，痴迷地看着那轮变幻莫测的夕阳，他混沌的眼睛又蒙上了一层雾翳……

光环笼罩下的一个荒唐骗局

省公安厅预审处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对古威的审讯已进入尾声——

处长：“你简单复述一遍：你是怎样制造这样一个大骗局的？动机是什么？”

古威挺了挺保持弯曲姿势很久的腰：“自从鸡公岭水电站工程质量问题被揭露后，我就想着如何过关。我来到广州，一天，在中国大酒店一间豪华餐厅就餐时，与前来参加交易会的美籍华人客商植文泽闲聊，当他知道我熟识的一位专员也率团来

参加交易会后，便热情起来，问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我把承包水电站工程期间侵吞了国家几十万元的事告诉了他。于是，他与我一起精心编造了关于宋来先生捐资三亿美这样一个骗局，交易会上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沈副专员的信任，赚了一百多万美元，植文泽当即给了我一万元人民币，并表示事成后再给我二十万，还许诺想办法让我前往美国定居。我当时想，骗就骗个过瘾吧，反正我最后可以远走高飞到美国去。唉，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们识破了。”

古威一口气说完，又垂头丧气地弯下了腰，那本来就有驼背的背显得更驼了。

年轻的预审处长：“你既然打定主意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那么，为何你还要求进大学深造呢？”

古威咧着那满嘴黄牙：“我这样提出要求是为了让领导更信任我。”

处长：“你是怎么和沈副专员相识的？”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谈起这个，古威的双眼又有了光彩，“那时沈专员还是K县县长，我当时承包K县一项兴建工厂的大工程，工程竣工的同时，我给他盖了造价十二万元的西班牙式二层小别墅。从此，我这个农民成份的个体工程队经理和他这位县长就成了亲密朋友……”

处长：“你给徐副县长多少财物？”

“我主要是帮他盖好了房子，他这个人不容易受贿，一切我是通过他的女儿徐小雯进行的。”

……

囚室。古威木然地，一动不动地坐着，用一副

直勾勾漠然的眼神，默默地盯着小小的铁窗发呆。

窗外，那块窄小的天空偶尔飘过几缕淡红淡红的云。他痴呆地极力想象着窗外的世界，黄昏了，西天那一轮血红血红的夕阳，也许快要被群山吞没了。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放射出炫目的光华，可是在黑夜来临前也会沉落的啊！想到这些，古威的思绪又活跃起来了，他凝神屏息，急急地追寻着那重又复归了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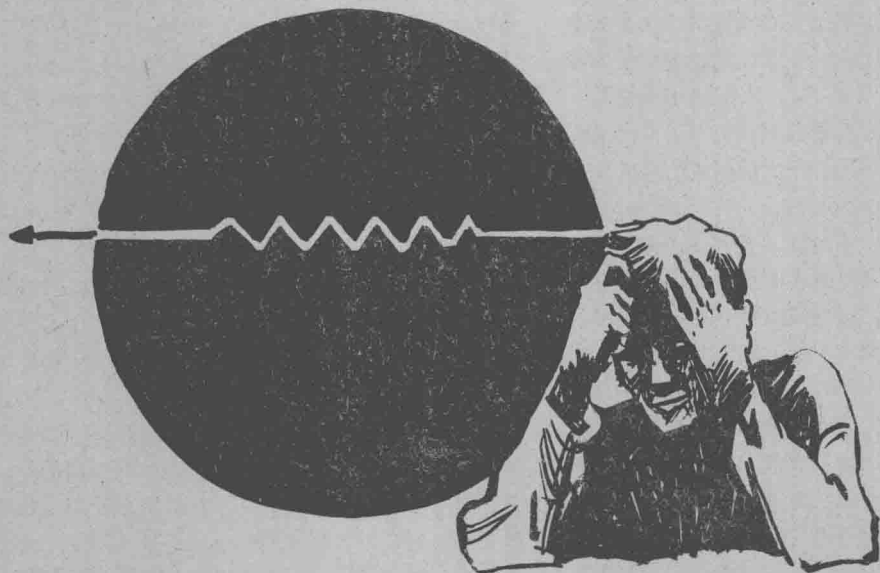
啊，自己悄无声息地，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从默默无闻的一芥乡民，一眨眼，成了挥手搅动全县甚至地区风云的新闻人物，如此轰轰烈烈，如此荣耀，这种日子那怕一辈子过上几天，然后便悄然逝去也值得，也不枉到人间走了一趟！

想着想着，他居然笑了，露出了那满嘴七歪八翘的黄牙……

县委主要负责人前往打听消息回来已经半个月了。这天，沈副专员只身来到Y县，他不得不透露，外交部已收悉我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函告：确无宋来其人，所谓美国全美环球贸易集团公司是一个国际金融诈骗集团。这个集团是近几年由某强大黑社会组织与一些国际资金搭客联合组成的，它利用一些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些企业或政府机构资金紧缺，急于获得资助或贷款的心理，与所在国的不法分子勾结起来，编造侨眷关系提供资助，或谎称介绍巨额低息贷款，从中骗取信任，通过短期来往贸易关系取得巨额优惠差额或骗取手续费，同时，所在国充当代理人或经纪人的不法分子也捞

取政治资本。这个集团神通广大，诈骗活动十分猖獗，手段也颇为高明。美国当局和国际刑警组织已获取这个集团某些重要成员的照片及有关资料，并立案缉拿他们。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集团的全部成员仍逍遥法外。美籍华人植文泽就是这个集团的骨干成员。

谈完这个情况，



沈副专员又递过一份复印的我驻美大使馆发回的材料抄件：

据芝加哥市北区舒本茨大街华夏餐馆老板，芝加哥华侨会馆副主席章伯森先生回忆：

六十年前的那年冬天，我们这批被征集的劳工共一百二十六人，被带到广东的虎门海口，在一个没有星光没有月亮的黑夜里，上了一条木桅船驶出海面。阵阵寒风钻入遮掩得并不严密的船舱，我发现，蜷缩在我身边的两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冷得直发抖，攀谈中知道他们来自一个偏僻的山寨的兄弟俩，大的叫宋来，小的叫宋旺。我见他们怪可怜的，便给他们一件旧棉袄，让他们挤在里面裹着。在昏昏糊糊中不知航行了几天几夜，突然听得海上传来一声撕人心肺的呼啸，便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我发觉自己躺在一片沙滩上，爬起来，见到宋家兄弟俩的尸体恰好就在不远处，那惨状啊，真是目不忍睹！兄弟俩死了还是紧紧的抱在一起，大的不见了一条胳膊，小的不见了一只腿……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我们的船在巴拉望岛附近遇到了可怕的台风，全船一百八十多人中，生还者仅有二人，就是我和一位姓蒙的，蒙氏在十年前也去世了。

几位县领导看完了这个材料后，沈副专员指出，关于宋来先生，骗局已成事实，地委开了个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此事的善后问题，是不是县委也开个扩大会议，讲讲这个事情。

当天晚上，就召集了有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四套领导班子成员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沈副专员在会上郑重宣布：

“这次所谓宋来问题，是不法分子古威制造的一个大骗局。地委认为，主要责任在古威身上，建议政法部门严厉惩处。还有徐甫贤，身为县委常委、副县长，在主管鸡公岭水电站工程期间，严重失职，在宋来问题上偏听偏信，与古威一唱一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地委决定，撤销其副县长职务，是否追究法律责任，待问题进一步调查清楚后由政法部门确定。至于地委、县委嘛，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一定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常委扩大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一个“宋来问题

善后处理领导小组”，由一位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尽快妥善处理与宋来事件有关的一切问题。

远在深山里的庙龙寨，宋达财老汉得知两位侄儿六十年前已葬身海底，现在自己的外孙为此又身陷囹圄，据说还要被枪决的消息后，一连几天的黄昏，他都拄着拐杖，来到寨中间的地堂上，面向那轮火红火红的夕阳，匍匐跪着，宛似一段枯木，口中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不多久，他便一命呜咽，溘然长逝了。

徐甫贤依然斜躺在他那宽敞明亮的小别墅的客厅里，然而，心绪却比几个月前鸡公岭工程质量问题事发那次还要坏得多。

他神情彷徨地望着雪白的天花板，脑子里忽然想起了不知是哪一位大人物说过的话：“人的一生要走无数步，然而关键的也就是那么几步，这几步甚至可能决定一个人的后半生。”说得多在理啊！自己为革命兢兢业业辛勤了几十年，如今已近花甲之年了，要是自己没有提拔到县里担任领导职务，而一直在农村基层安分守己地做个科级的常委，那么，就不会栽跟头了。可是，他又想起了同样是一位大人物说过的话：“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永不知足，就是要尽善更美地达到最有权威的位置上。”说得也对呀，有谁不希望得到迁升呢？啊，假如自己没有升任县委常委，副县长，自己那位连高中也没有毕业，财政赤字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的儿子又怎么能当上县财政局主管全县预外财政的副局长这样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肥缺呢？还有那位光有张漂亮脸蛋连初中也没有毕业的儿媳又怎么能从一个街道小厂的临时工摇身一变而成为国家干部了呢？啊，不该怨升官啊，只怨自己升官后走错了一步棋，想显示一下什么才能，而到深山里去当那个鸡公岭工程的总指挥；只怨自己还不谙熟官场发财之道，毫不顾忌地接受了古威一个社会棍子的贿赂。

人生啊，真是复杂啊！熏心的利欲，把人引向了邪道呵！

想着想着，徐甫贤站起来，走到门口，目光穿过浓密的树荫，凝视着西天。只见，夕阳已有半个沉入了紫褐色的云霞，她用火一般的色彩，同时把天和地都染红了。

面对着夕阳在行将沉没时倾吐余晖的壮丽景象，徐甫贤激动了，他瞪大眼睛，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难以置信：夕阳，居然如此辉煌？但他仍是意识到，越辉煌就越短暂！

（题图、插图：郭慈）

銅奔馬的血與火

张敏芳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的少数地名和人名皆作了一些改动，特此说明。

——作者

I 峡谷港客

高山。密林。峡谷。

陡峭奇险的黄色峭岩，环拱于峡谷四周，直切云际。山风呼啸，雾涌云奔，黄色峭岩，似倾似移。若万千条奇形怪状的黄龙在涌动。

这，就是四川境内的天下名山峨眉秀峰后山下遥远荒僻的黄龙谷。

不知从甚么朝代起，这荒凉的峡谷，便被当地的山民们唤作黄龙谷了。

黄龙谷中溪流的东边，有一户世代采药为生的药农，是这峡谷中唯一的住户。这户人家姓姜，传说是三国时蜀汉大将军姜维的后代，为避魏国进蜀大将邓艾的诛杀，秘迁至此。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

这姜家人丁不旺。七十多岁的姜老头，膝下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姜信天，一九四八年就让姜老头的堂兄姜泽厚带到香港去了，几十年来杳无音讯。小儿子叫姜信兴，他的女人叫巧巧，二十七岁，虽比丈夫姜信兴小了十来岁，但二人相亲相爱，勤劳治家，日子倒过得富裕快乐。七十多岁的姜老头，能在入土之前看到儿子娶上一房满意儿媳，自是老脸返春，心花怒放，郑重地将祖传的一匹精巧的青铜奔马交给了儿子姜信兴。

“儿哪，这匹青铜奔马，是姜家的祖传之宝，也不知传了多少代，将来，你的儿子结婚后，你便也象我这样传给他，父传子，子传孙，这样一代代

